



# 最好的礼物

有人  
说,如果世界上哪  
一种爱是无私的,那就  
是母亲对儿女的爱;如果世  
界上还有哪一种爱让我们泪  
流满面,那也只有母亲对儿女  
的爱。本周日是母亲节,本版  
选编了几篇文章,让我们一  
起在字里行间感受深沉  
与无私的母爱吧!

## 母亲的眼泪

□孙二启

听着电话那头的您在为遭受剧烈妊娠反应的女儿哭泣,电话这头的我却显得异常冷静。没有悲伤,没有呜咽,更没有泪水,有的只是那句“没关系,会好的。”时光回溯,记得小学三年级,我因为丢失了心爱的围巾泣不成声,您却把我搂在怀里,一边为我拭泪一边说:“没关系,会好的。”而现在,是我变得坚强了,还是您越发脆弱?

“世界上其他一切都是假的,空的,唯有母亲才是真的,永恒的,不灭的。”曾经,我是那么急切地想要逃离您的世界。为了一些“莫须有”的原因,我曾经顶撞过您,与您发生争执,任性地躲在楼顶哭泣,对您响彻心扉的呼喊充耳不闻……但渐渐地,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风筝,永远也无法逃脱母爱的牵引。没有了线,风筝就算飞得再高再远,最终还是回重重跌落地面。

我注定此生再也无法逃离您的世界,因为骨肉之情让我们彼此间的依赖深入骨髓。忘不了您的每一次抚摸,忘不了您将我掉的每一颗牙齿都细细珍藏,忘不了您身上那熟悉的味道,更忘不了您的眼神里流淌出的绵绵爱意……于是,我在这座城市的人流中寻找您的微笑,在秋风扫落叶的萧瑟中聆听您的叮咛,在华灯如夜的斑驳光影中感受您的关怀。当懂事的我想起为您洗一次头,轻轻抚摸您泛白的双鬓时,会深深体会到母爱的含义到底是什么。母亲落下的白发被我小心地放在一个盒子里珍藏着,因为它凝聚的是母亲对我深沉的爱,我也将时刻记住这份爱。喔,母亲,您辛苦了,女儿永远感谢您的深思!

岁月在不经意间从身边划过,很多成长中的事情在时光流逝中淡忘。但母亲那关爱的目光,那熟悉的话语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。有人说:人生如演戏。人们仔细地化好了妆,换好了戏服,背好了台词,在台上盛装登场,台下的观众只在意你演得如何,没有人在意你真正的喜怒哀乐;而在后台,你不必化妆,不必穿戏服,不必在意是否唱得字正腔圆,演得淋漓尽致,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,因为那里没有耻笑,没有奚落……

我用了几十年的时光,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后台,那就是永远爱我的母亲。感谢您出现在我的生命里,让它变得完整而有意义。远离故乡的女儿就像一只飞不远的风筝,心中的牵挂让它变得沉重。故乡的母亲,您的节日到了,愿您永远幸福安康!



□郑曾洋

母亲节快到了,给母亲买什么样的礼物最好呢?我颇费了一番思量。

买好吃的?母亲喜欢吃什么?我还真不知道。从小到大,母亲好像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喜欢吃什么,但对全家人的饮食喜好却了如指掌。父亲喜欢吃卤面条,我喜欢吃捞面条,我的儿子小博喜欢吃米饭,弟弟的儿子喜欢吃肉……虽说众口难调,母亲却总能每天变着花样把饭菜做得有滋有味,让大伙满意,我却从没注意过母亲的饮食喜好。现在想想,真的非常惭愧。

买衣服?在我的印象中,我很少见母亲穿过像样的新衣服,她的衣着总是那么朴素,从不在意打扮。母亲每天早起晚睡,做饭洗衣,锄地拔草,割麦收秋,卖桃卖瓜……她的生活全部内容就是操持这个家。我参加工作后,每次提出给母亲买新衣服,她都不让,直到去年母亲过生日的时候,我才给她买了两件城里老太很流行的衣服,母亲穿在身上,邻居都夸好看,母亲也很开心。那就趁周六去城里时再给母亲买件新衣服!

趁着给母亲送药回家的空,我把自己的决定说给母亲。母亲开始没说什么,她低头沉思了一下,然后抬起头来问我:“你知道这几年我啥时候最开心?”我不假思索说道:“去年过生日的

时候,你穿着我给买的新衣服,笑得可开心了。”母亲摇摇头说:“不是。”我疑惑不解:“那是啥时候?”母亲看着远处,好像在回想着什么,过了一会才说:“我刚出院在你们学校住那几个月。”

母亲这句话一下子让我的思绪回到三年前,母亲突患脑出血住进了医院,几天后父亲也因操劳过度患了脑梗病倒了。经过一个月的积极治疗,二老虽说出院了,但毕竟完全康复非常慢,为了在不耽误工作的同时能照顾父母,学校领导临时找了一间房子,让两位老人暂时住在学校。父亲病情轻,恢复得很好,母亲病情重,恢复得慢,尤其是右手几乎没有知觉。只要一下课,我就回到母亲身边,陪母亲练习走路,活动她的右手。渐渐地,母亲的右手指能动了,我就每天让她练习抓、握等简单动作。比如,抓核桃、挠头,做得最多的,是我们俩各拿一根小棍,互相敲对方手中的小棍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坚持,母亲终于好转了许多。新学期开学前,因为学校要给新老教师分住房,再加上父亲已恢复得不错,生活能自理,还能照顾母亲,我便送两位老人回家住。只有周末或者假期,我才回家陪伴他们。

母亲这么一说,我才醒悟,母亲最需要的,不是什么吃的穿的,而是亲情,是陪伴。这个母亲节,我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礼物了。

## 我终究长成您的模样

□王晓景

母亲和我尽管血脉相连,但个性习惯截然不同。她像是面暗淡又落寞的镜子,对一直怀有浪漫情结的我是个沉重的打击。

母亲除了操持家里的几亩薄田,还在农闲间隙打短工。菜棚种菜,工地搬砖,食堂掌勺,月嫂育儿……像男人一样拼命挣钱。她常常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,可每年下来还是两手空空。她养着三个孩子,个个都是烧钱的机器,不算吃饭穿衣,光上学一项,就是巨大的开支。当全村都盖了白墙红瓦的新房时,我家住的仍是土坯墙砌的草屋,每逢下雨,面缸挪来挪去,总找不到一处干燥的地儿。

母亲被生活磨砺得粗糙无比。地里的庄稼被偷了,下蛋的母鸡丢了,她就像村里其他女人一样叉腰骂街,直骂得无关的人听了耳朵也会发烫。男人懒,一两月不出去干活挣钱,她就着急,就开始唠叨;男人被唠叨烦了,他们就开战。每次遇到吵架,我就一个人躲得远远的,怕不小心成为战败者的出气筒。

母亲有着极强的控制欲,大大小小,事无巨细。她赶跑过我小学时成绩不子的玩伴,蛮横制止我与那些孩子在一起,怎么对抗都无济于事。她秉承“教子大的,就会带好小的”理念,时常对我棍棒加身,以此希望我做好弟弟妹妹的榜样。

母亲很爱美,买衣服跟着年轻人的款式走,瘦腿裤、雪纺裙,大红大绿,争传统的俗气与热闹诠释得淋漓尽致。也挑剔我的衣服颜色太过单调,整天黑

白灰,穿得还不如老太太鲜艳,她忧心我这样子嫁不出去。她每天去跳广场舞,喜欢把金耳环、金戒指、银手镯,还有翡翠吊坠一股脑儿地戴身上。我每天去健身,从不用任何饰品,即便简洁的耳钉也会觉得碍事又累赘。

她奉行乡村文化,逢人三分熟,对陌生人也有着无限热情。我忠实城市法则,人与事,都隔着些许距离,即使熟人也显得疏离许多。

母亲在六十岁后变得缓慢平和,但依旧闲不下来。村里荒废坑塘边沿的三分地,是她用铁锹一锹一锹掘出来,将地耙平,种了些茄子、豆角、萝卜、辣椒、葱、蒜、荆芥等,地的四角,又种了些丝瓜。她没指望自己能享什么福,完全是为了几个孩子在这世上活得体面一些,她一辈子受罪也心甘情愿。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活好自己才最重要,不会爱自己的人,未必有余力去爱他人。

这些年里,我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,琢磨自己也理解他人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母亲应该没有被善待过,没有一个被好好爱过的童年,成家后因为文化和环境受限,也不懂如何修复自我。我是第一次做人儿女,她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。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人。我早早提醒她,不能把钱看得那么重,告诉她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提高生活水准,教她如何锻炼身体以免百病丛生。

我最不想成为的女人,就是母亲,觉得她这辈子活得太辛苦,却逐渐按照她的模样长大、变老。记得高圆圆回忆过世母亲时曾说,很多年里,我以为我跟她截然不同。最近我发现,其实我越来越像她了。

## 感恩母亲(组诗)

□周桂梅

### 母亲的纺车

煤油灯下  
一个简易纺花车  
能将每一个夜晚  
旋转成黎明  
母亲轻轻摇动它  
像摇动一个地球仪  
可她从不研究旋转的意义  
只知道控制棉花与锭子的距离  
她将棉花纺成一堆堆线坨子  
又将线坨子挂在织布机的肚子里  
用王母抛掷的“金箍子”  
穿针引线,织出了锦绣四季

### 母亲的针线筐

母亲一生的最爱  
就是一个针线簸箩筐  
那是一个百宝箱  
放着一沓鞋样 剪子 顶针  
针头线脑把日子  
缝补得密不透风

一方灶台是她的舞台  
锅碗瓢盆为她弹奏乐曲  
一日三餐演着同样的戏  
从未见过母亲发过脾气

柴草的火焰熏黑了她的容颜  
一缕缕炊烟拉长了她的褶皱  
我从未见过母亲年轻的笑脸

母亲的日子,泡在地头  
常常被一大片庄稼围困  
镰刀和锄头是她一生的伙伴  
她用一生的时间  
终于摆脱了镰刀和锄头的纠缠

## 丝路吟

□李伟锋

灯下  
蚕房蚕床 春蚕上山吐丝  
母亲飞针走线  
脸的皱纹像一根根针  
手中的线像她头上的发丝  
她在缝衣  
一针一线  
是她心中吐出的丝

灯下写字 蜡炬成灰  
我把灯光 星星写了进去  
把三春晖写了进去  
我心中的丝  
在屏幕上织出光织出暖  
映着母亲的笑意

